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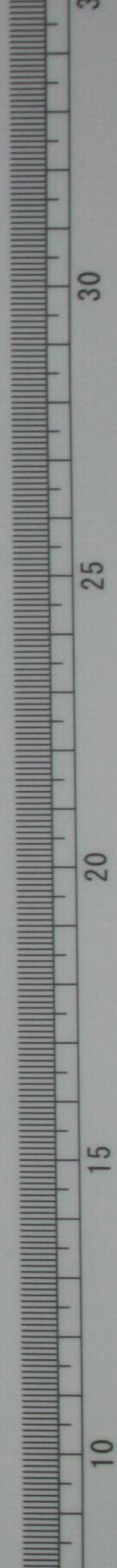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廿九
三尾

イ13

1055

16



4 13
1055
16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九

三十五年二月

王安石介甫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名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所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

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

眼光已注財力上矣
法度不合先王之政是公本意却收入於人才不足頂中去

此荆公病根至死不除得者

沈曰已上言法度不可不知而所以知法度者在乎法先王之意

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

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

自篇首數折而來

始入人才

沈曰從法度引出

人才以下專就人

才言

自人才入陶冶成

之陶冶成之籠罩

通篇

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

引孟子與出法字

與人才總合極好

再洗發法字以陶
治結之以下宜入
陶治之目却援商
周為虛引其實此
處陶治一緒不必
下而可者特再提
以肅文氣使讀者
着眼耳此法自荀
卿來

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
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
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
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
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治而成之者。非其道。故
諸云已上層層出落提繳一起一伏自難自解以
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
統冒通篇最得局最得勢自是大家妙境此處將
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
入實際又援商周二証以引之
治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
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

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
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
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
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
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
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
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
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
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

沈曰已上言欲舉行法度不可不陶冶人才

沈曰先用提綱以下分應有條不紊方是大家文字

新田于此蓄畝言宜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局愈整齊讀者識得此法方可作長文大篇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

沈曰已上申言教之道

自來言天下之事者驟皆先言當今之弊而說教之之術引先王之法以實之是常套也荆公却先引商周證當今人才可陶冶而成次即舉三代成才之法立四目然後說當今之不然四正四反使讀者對照領解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

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畊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

人見其雅正吾知其新變也

養之中又分三目而本旨所重在

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
 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
 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
 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
 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
 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
 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
 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
 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
 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

裁之以法上讀者
 要着眼窺破擢筋
 捉脈不墮其雲霧
 中
 此至誠懇惻之心
 即他日執拗不回
 者也
 沈曰已上申言養
 之道

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
 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
 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
 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
 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
 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
 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
 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
 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
 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

沈曰已上申言取之道

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使之當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

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處之久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謬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又蒙上說既已詳。使之既已當。

沈曰已上申言任之道

篇末勉字斷字已暗伏在此中

沈曰已上四段正說已下四段反說

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

前四段。一立案

入四反處不着提

語後段皆然唯

於結處見之與四

正異樣文法避板

也

取墻壁具而已罵

得輕薄是其本色

然從前援引經術

文氣大雅此處不

可不下一俊拔語

此四段一映發之官長育人材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

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

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

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

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

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

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

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

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

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

此則屬確論矣西
士通弊君相人人
知之而不能革者

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
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
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
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
取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
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
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
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
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
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

本朝無此事。然本
朝併無補之學。無
有也。

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
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
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
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
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
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
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
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
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
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

此前人所未發把
經術為實用大發

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

讀書人神智

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弘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守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

本朝兵權歸武門亦職是之由

沈曰已上教之不以其道

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

此亦確論本朝當今諸府吏胥為奸亦職之由

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

以負貪汚之毀。官小者。取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道曰風俗之壞尤甚。患在無節度。以制限之。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

養之非其道一段
通篇本旨所歸重
於此洗發之

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

理財一節意稍溢
出條目之外蓋其
本意所注不覺矢
口至此也

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
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
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
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
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
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
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
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
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
司其禍已胎於此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

下三刑字語氣激
昂而筆透紙背此
又其素心所在故
然

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
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
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
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
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
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
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
古。今。同。患。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
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
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

增訂方家文評

卷二十一

十一

沈曰已上養之不以其道治之非其道治字恐養誤

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久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

筆法繳繞纏縛如老吏舞文巧詆使人不得出脫此等文氣自韓非來荆公天資刻薄慘戮少思其人似韓非其政似韓非故其文亦似韓非

所以取士之道而啟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風浪海山蒼蒼極曲折排蕩之妙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崑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

增訂方家文評

卷二十一

十一

增訂方家文讀本 卷二十九
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

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詳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李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

沈曰已上言取之
不以其道

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
 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州俗之流靡自雖
 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
 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
 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
 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
 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
 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_{不問其德之所宜而}
 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
 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

者後世以一人歷任六官之事宜其人能實人
 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
 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
 為也夫責久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
 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
 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
 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
 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
 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
 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
 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

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抽出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

一篇中筆墨飛舞
 踏躡滿志處正在
 處之任之非其道
 二段而其神理血
 脈貫貫養之非其
 道段末是本意所
 匯也故於結語見
 之不唯故變文法
 也

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任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文法以謂

沈曰已上言任之
不以其道
此一結所謂万派
飛流注在一壑者

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

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

沈曰收卷前文提綱四正四反又生出下文五事篇首自無法度入無人才而此處仍以人才為結法度却在文法恐不免微非然何求不為者即變法之事故下二段曰改易更

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

革曰施為變革然勉之漸之而結仍着成人寸句已不免故意牽合

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因可使小強者因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况

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人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

仁宗幸不勉不斷
神宗一勉之漸之
而宋祚促矣

沈曰生出勉之一
層

元祐黨碑上無數
姓名皆荆公所視
以為流俗僥倖之
人者也

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新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新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

北詰分家六詰本

卷二十一

二十一

本意所注再於此洗發之

不廢矣。惟其叔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徙木立威。于棄灰之意。今飾以文王孔子而藏過。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刑名之學。此介甫所以為也。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

青苗免役何其天下順悅之人之衆也

沈曰又生出新字以作歸宿

沈曰已下總見已說之可行

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初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二十一

此語分家方請

卷二十一

五

迂闊則然矣熟爛則未也唯迂闊故天下不便之唯不熟爛故已亦悔之

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
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
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
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
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
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
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以先王之事開太宗
者魏文貞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
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

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
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貞
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
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
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
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
大體者以臣承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
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
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
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

究竟不脫十字

增評公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五

此言人家家文

卷二十一

三

舉利害之一二以汗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儲評可謂窺荆公手脚者矣

儲同人云荆公此書只是要改制變法大肆更張耳胸中有無數見解無數話頭却尋出人才不足四字統之架堂立柱將胸中所欲言者盡數納入隨機大發故議論愈多頭緒愈整由其以一線貫千條也
陶冶人才以行先王之政此立言大意也前提出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四綱先用正說以申之又用

沈叟入荆公陣隊中而不能出其評人人所得而見而不能洞視其所不得見處

反說以形之總束前文又生出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三項又轉出勉之斷之以作歸宿末又勸人主排眾議以行已說他日變更成法以毒禍天下隱兆於此矣然其行文部勒有方如大將將數十萬兵而不亂中間絲聯繩牽提挈起伏照應收繳動嫻法則極長篇之能事紀綱頽靡以後固須振攝一番介甫特執拗太過未免矯枉而戾乎人情所以紛更兆禍耳若謂其言全無足取恐未必然

曾平八本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三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

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前段正說此。又反說以足其義。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

增訂分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三

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頗得大臣格心之義。此孔子所謂不以久廢言也。文亦典要通明。不須枝葉。

原過

如此語調昌黎之後唯半山有之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太甲篇。王惟庸。罔念開後。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伊尹之。言而改其庸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

增訂分家文讀本

卷二十一

三

增訂家範

卷二十九

三五

蘇家不如此古鍊

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
絕似蘇家父子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
此下層更勘得足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
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即无咎善補過意。却說得異樣新穎。作文固貴務
去陳言哉。○生平極怙過之人。而言補過以復其
性。殊得聖人之旨。甚矣言不足憑。而有言者不必
有德也。

短句起勁拔之甚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
此李翔說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
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
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
性善無他。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
彼曰性惡無他。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
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
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
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為外物之

增訂家範

卷二十九

三五

長句排宕奇崛之甚

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
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
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
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
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
求情於小人耳。是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
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豈足以
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
以為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
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

就譬喻結上意又用長句

忽拈出性字為轉仍為結又用短句

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
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
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
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
性即理也。情即性之動也。孟子即情善以驗性善。
則情非惡可知矣。自李翱云。人之所以為聖者。性
也。其所以為惡。則情也。於是宋儒遂有性其情。情
其性之說。而情遂歸於惡矣。此本中庸首章及孟
子乃若其情節以疏解駁辨之。其說乃不墜於雲
霧。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九

三十一尾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

王安石介甫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周公論

介甫其人似荀其文亦似荀蓋平生所枕藉故時見其可議作論譏之猶柳之非國語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見荀子堯問篇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

六言公卿

確論

士遊公卿者不足
言者此論最確最
快

似柳之桐葉辨而
彼簡鍊此流暢

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

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入於漆洧。孟子曰。惠而

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

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

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

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

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

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

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

呼。所為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

其文則奇其論則
平

此言分家文法

卷三十一

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為正士者不當遊公卿之門。而周公為政。自當養士於學。薦賢於朝。不止日與士接。諍一時豪舉也。作翻案文字。須胸次有大頭腦。大把柄。乃能折服前人。

禮論

劈頭言不知禮後數言及復言其不知禮是古文定法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而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跪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

老泉本此

先縱而後攻之

勞與讓正

言主處短

言客處長

然字轉自客入主
前段短長相反至
此乃判矣

此是良知良能處如此說仍是荀卿意矣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
 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
 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
 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
 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
 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
 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
 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就木與馬見亦因其性之本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
 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
 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

暗形容天字

半山善就譬喻為
結此其慣用手段

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
 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
 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
 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
 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
 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
 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
 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
 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本於天順乎性一切委曲繁重之為皆聖人因

世論
世論
世論

卷三十一

其性之固有。而導之使還其天也。篇中攻去荀卿之說。借喻意透發正意。醒快絕倫。○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句仍不無語病。聖人因之。非劫之也。

莊周論上

半山諸論中此篇最平允其文亦非其常調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于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

排宕兩意一小結

題腹一大段分為兩節

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

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一。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

又以一節襯貼之

曾平八大家讀本

卷三十一

六

彼有四聖人論連孔子亦指為矯世之說

此介甫偏處中

其說更圓

指百家之說

矯弊是主意

曲曲傳出著書苦心

此言... 卷三十一

又以一節反振之

以心字換意字自前節說入而炤應起處使讀者不覺手法極敏構法極密

終歸意字

一結極以大蘇

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以莊子為矯世立說。正中肯綮。立論不掃莊子。不傷聖道。筆筆折面面圓。此極經營匠心之作。○釋

氏之徒。引以為虛無之証。談養生者。又援其言以為長不死之方。去立言之旨遠矣。予有讀莊子篇。足以暢王氏之說。而不襲王氏。願以就正立言君子。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此言分家之言

與韓歐二作較視
獨以勁拔見勝足
以禹峙

上田正言第一書 名况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邦
布一言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吮也舟輿
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
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
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
執事獎之執事知其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
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
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
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

句法拗折處此公
勝場

舉其言愧其心亦
有生色

數層往復而歸於
獵取名位文勢回
環末以人之疑以
此結住甚勁似柳
子厚結法

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
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
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
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
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
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
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
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
為。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遠
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廼。其。言。則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此言分家不謂本

卷三十一

又以疑字結住以不能解收前二說文情極勁文体極潔到底以疑字解字為結

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為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

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宜與韓子爭臣論。歐陽子上范司諫書同意。而彼則閤閤。此則侃侃。由所養不同也。入手據正言對策。作案以下層層翻剝。與孟子謂蚺鼃據其請士師作案同例。古人文章各有原本。但化其面目耳。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九

答韶州張殿臣書

萬勝南豐謝歐書萬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
 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
 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
 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
 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
 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
 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
 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
 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

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
 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百三
 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
 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
 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
 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
 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
 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
 羞苟以壓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

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
 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
 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
 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
 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己事務推所
 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
 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從來史書之病痛切言之則未擅才學識三長秉
 公正不欺之志者未易言作史也讀中一段令人

凜凜懷人禍鬼責之懼○錢受之素推史才然是
 非往往不公况以淺學之人挾自是之見悻悻然
 遽操史筆耶以云良史恐未必然○荆公父名益
 官都官負外郎

與趙高書

就倔強二字言三
重複之文愈有姿
意愈明了
兩意分層其謀甚
老其文甚鍊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即夏人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
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
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
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
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為
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
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急寇也老子曰抗兵
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
着置淵以後宋君臣惜不出此所以歲幣日增兵
乃不可遽遠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急

苟能如此亦不愧
宰相矣

其衆而紓吾患革不息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
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
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
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甲
老謀深識就此文何嘗執柯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故法制盡善言簡而該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大平之遺

訓而發之不知追而復之之難果爾賁苗市易天下爭者如蝟毛而起

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連用數轉而不露轉折之迹此老獨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意，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暨暨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千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不用鋪排簡而能莊諸經序中以此篇為最惜乎

泥而用之。遂至於亂天下也。○愚嘗謂周禮本聖人殘缺之書。漢代劉歆之徒。綴而完之。以亂聖人之經者也。後人治經。當取其純粹。略其踳駁。乃安石棄其善者。而惟取泉府一言。以行其私。有不為天下禍者哉。愚向有周禮考一篇。備詳其說。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_{教必跟養來古無不養而先教者}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賦。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逼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

開手消拔與南豐
宜黃學記對看彼
起處平平故讀者
不辭觀
二句天下起天下
住取回環勢甚好

增訂分家文讀本

南豐正說長反說
短此篇則一正一反大抵相當唯正說長故人讀之易厭

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

法字伏後案

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無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

借林君口中合古今甚好

曾評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十五

以噫字生出議論
夫字小住以固字
而字轉下以也字
住者再以夫字起
議論以雖字始應
上文以也字住三
以夫字起議論以
也字住結句冒於
是二字句脚不復
置虛字咄然而止
此等處比南豐較
峭潔

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
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
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
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
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
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
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
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
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
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

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
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
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論所以立學處詳明醇備與宜黃學記相同而曾
則溫厚此則清峭並為名作

此語分家... 桂州新城記

桂州新城記

人字伏案
具字伏案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惟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出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

之具無一求而有_{入。是。盤。上。一。層。}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喟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

捲收前面牽引後
文恨法字前後似
欠始應

世言分家又詩本

結人字具字

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夸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
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
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
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
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夸狄。而
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
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
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
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
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修治城郭。乃設險守國之道。文更推進一層。見禮
實無形之城郭。固為守國之本。而禮教既修。又當
設有形之險。以為捍衛。兩者不容偏廢也。中一段
湛深經術。而回斡無痕。臨川文中極典重醇厚之
作。

世言分家又詩本

卷二十一

文

荆公之文此最宕
逸冷雋是文品高
人一等處
此與墨池記極相
似然彼一意層累
此則兩段叙事而
忽以一結意出題
外然後入題再照
前三段翻出奇波
意更出題外末則
以道宕之筆感慨
一番烟波嫋嫋非
墨池一泓水可一
覽而盡者比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
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
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
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
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
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冷然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
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
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蕪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
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

臨川之芝貴於天
子而四海被其毒
宋祚為之促矣此
予之所以歎也

之風俗。況於行先王推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
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
其居之東偏。因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
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
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
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李厚菴云。與墨池同一機軸。蓋曾王極有相似者。
峭而折。用意多在題外。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縣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急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

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已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
 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
 於此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
 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
 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
 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
 川王某記

有志有力而又有物以相之其終不能至者則亦
 無如何也借題發意文人之常然必說破正旨此

只於言外遇之又是一格○用筆最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文章不可無此一段形容逼真處無此欠色態

着戲言更有態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庠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

不單稱儒者而曰衣冠云云又有態

句法字法大似柳州

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後段見儒者不能行聖人之道。而浮屠氏能行其中。師說用意。在題外也。一頓一折。耐人領取。此最是介甫擅長。

北言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荆公執拗故文亦長於拗折是三蘇所不及

虎豹與雞狗相映帶在於有意無意間

雞鳴狗盜一語數番重複生姿致妙在一順一逆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行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烏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之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曾子八大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自是正論聖人之道不藉推崇而重也

大史公序帝王曰本於公利對國限曰世先公也
德亦于世來

半山誌銘不如歐
之色態活而其簡
鍊雅潔亦足為後
法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出孔子於最末得
体
二矣字生議論亦
所以別於後段官
外平叙處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内河堤
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
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
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
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
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
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
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
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

先叙立朝大節然後平列出入履歷

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僂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文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

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

平列內外出入官
迹畢又叙婚娶子
姓畢然後叙處世
接物以及不惑妖
祥處最後出擊蛇
一事為結結構極
有次第擊蛇一瑣
事却與篇首立朝
大節相應此作者
匠心也

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
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
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
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
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為尚
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
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
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
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
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

沈評至當然想半
山作此誌時思路
筆神始專注於此
故置之最後掉尾
使全神活動

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
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
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
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
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彊所忌
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請太后還政及爭郭皇后之廢皆大節所關故特
詳之後出知五州皆用虛叙天子受知後屢見抑

易 沈評四字允當不

於執政故隱約其詞而末以軼事作收位置極佳
用筆亦復清剛簡貴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
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
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
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
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
薦於是得名試為大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
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
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
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

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
 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
 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
 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
 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
 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
 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
 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
 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

使之

中間藏過一命字鬱屈瑰奇空中發論志銘中別
 開一體

祭范穎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公諫郭后之廢而此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指呂夷簡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歐公以下俱謫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指公風節言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誓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叙西夏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獯狂。

沈曰亂冗除荒亂
謂治也與除荒相
對

敢騎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指秋青於伍。後常名顯。孫復尹洙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指公所上十事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復出為陝西四路安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撫使復知杭青穎三州謂宜耆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窮。侯。及。也。心。宜。助。麥。舟。事。俱。括。於。此。此。歐。公。碑。文。所。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

增言八名家文讀本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敬。緣。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謂碑銘孰。埋。於。深。孰。缺。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
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文有叙生平者。有叙兩人交情者。此叙文正公
生平即可作墓志看。

此處有淡色印文，內容模糊，似為另一篇祭文或墓志的殘留。

祭歐陽文忠公文

起四語

夫。事。有。入。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
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
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
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
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
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
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
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
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連。遭。

似南豐祭老蘇文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十一

似歐公畫錦堂記
稱韓魏公處

篇首至此一意說
下至此以一然字
為轉換言所以祭
之意
盛衰興廢之理是
歐公伶官傳中句
用之祭公下字似
欠當前段稱其文

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
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
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
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
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
歔。而况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
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
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後段稱其功業故
讀其文則其人可
知結前起後後段
下一又字以然字
總束以而况字歸
于自己應篇首而
又何悲極結構之
文非一氣奔馳者
癸未二月十八日
再閱至此時階前
瑞香盛開筆研皆
馥

一氣奔馳。不可控抑。○此即介甫詆為在一國則
亂一國。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而祭文又推服如
此。豈由中之言耶。特其文可與子瞻篇並傳。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眾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村人遠矣。

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

勸學之語。婉轉切至。傷仲永不獨為仲永也。聰明子弟。宜懸為座右箴銘。

世說新語卷之三十 傷仲永

舍公將西歸留此牒付我曰寄子架上縱子翻閱
 之次有所見不妨雕題余唯畧不經意已而燈下醉
 餘時出朗誦或有會心欣然援筆數卷之後不覺成
 蟻聚蠅集是以前跡於後來又如筆于子使担相
 徧蓋自庚辰之冬至癸未之春後為雖不逮之質
 敢月旦古作者不免僭妄之咎乎非如矮人觀場從
 人嗟歎者經此中甘苦者自能知之

山陽外史

單山常書



嘉永七甲寅年十月官許
 安政二乙卯年十月刻成

高齋精一藏版

江戸横山町三丁目

頌行書林

和泉屋金右衛門

土言八家入言本

卷三十一

三都

三都

書物

問屋

京 六角通
 同 三條通
 大坂心齋橋通
 同 心齋橋筋其太郎町
 同 博勞町
 江戸横山町
 同 通一丁目
 同 茅丁
 同 通二丁目
 同 通二丁目
 同 芝神明前
 同 下谷御成道
 同 芝神明前

小 川太左衛門
 出 雲寺文次郎
 秋 田屋太右衛門
 河 内屋喜兵衛
 同 茂兵衛
 出 雲寺万次郎
 須 原屋茂兵衛
 同 伊兵衛
 同 新兵衛
 山 城屋佐兵衛
 岡 田屋嘉七
 英 文蔵
 和 泉屋吉兵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252